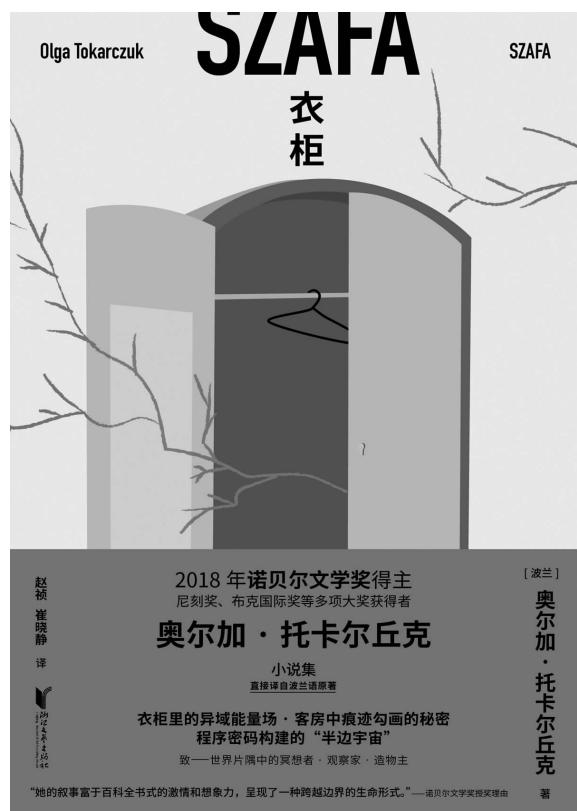


# 房间里的秘密



[波兰]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赵祯 崔晓静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

## 房号

在酒店

首都饭店吸引来的就只有有钱人。穿着制服的门童，跑腿的伙计，操着西班牙口音、穿着燕尾服的服务员都是为了他们而存在；四面装着玻璃的静音电梯是为了他们，每天被矮小的南斯拉夫女孩擦拭两次的、不能沾染上任何指纹的铜制门把手是为了他们，只有当他们电梯幽闭恐惧症发作的时候才会使用的铺满地毯的楼梯是为了他们，宽大的沙发、厚重结实的被褥，在床上享用的早餐、空调、比雪还白的手巾、香皂、芬芳的洗发水、橡木坐便器、最新的杂志是为了他们；上帝为他们创造了管理脏内衣的安吉洛和提供特殊服务的扎帕塔，在走廊里穿行的穿着粉白相间制服的客房服务员也是为了他们，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可能关于“我”说得太多，当我正在走廊尽头的小隔间里换上格子围裙的时候，有关我的事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毕竟我脱下了自己的颜色、我的安全气味、我最喜欢的耳环、我夸张的妆容和高跟鞋。我也卸下了我的外地口音、我奇怪的名字、诙谐幽默、鱼尾纹、对这里极品菜肴的喜爱、对琐事的记忆——我光裸地站在粉白相间的制服里，就好像突然之间站在了海水的白沫里。而从这一刻开始——

## 整个二层都是我的

每个周末，我八点钟来，不需要赶时间，因为八点钟的时候所有有钱人都在睡觉。酒店将他们纳入怀抱，安稳地摇晃，就好像自己是世界中央一枚巨大的贝壳，而他们则是珍贵的珍珠。远处某个地方汽车醒了过来，地铁则引得小草微微颤动。而冰冷的阴影仍旧覆盖着酒店的小花园。

我从花园一侧的门进来，一下子就闻到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它混合了清洁剂、洗过的内衣和因承受不住来来往往的人而流汗不止的墙壁散发出的气味。电梯——长宽都是半米——停在我面前做好了服务的准备。我按下了四楼的按钮，去我的上司朗小姐那里听指令。当电梯升到二层和三层之间的時候，我的脸上总会闪过类似恐慌的表情，我怕电梯停下，怕自己永远留在这里，就像细菌一样，被困在首都饭店的身体里。而酒店醒来以后，就开始慢条斯理地将我消化，撬开我的思想，将我身上还残留的东西一并吸收，在我无声地消失之前，将我变成它自己的养分。但电梯仁慈地将我放了出来。

朗小姐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眼镜架在她的鼻尖上。所有客房服务员中的女王、八个楼层的女主席、上百个床单枕套的服务员、地毯和电梯的女管家，以及扫帚和吸尘器的女侍从官，就应该打扮成这样。她越过镜片看向我，然后拿

出专属于我的卡片，上面的空格和空栏里是整个二层的检查结果、每个房间的情况。朗小姐从不注意酒店里的客人，可能他们对于更高级的工作人员来说更重要，尽管很难想象有谁能比朗小姐更加重要、更加尊贵。

对她而言，酒店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构，我们必须精心呵护的鲜活的存在，虽然它一动不动。当然，人们或匆匆或缓缓地在酒店里流动，将它的床铺焐热，从它铜制的乳头吸水喝。但他们只是过客，总会离开，而我们和酒店则留在原地。所以朗小姐向我描述房间的时候，总当它们是“被临幸的地方”——永远都用被动语态：“被占用的”“被弄脏的”“被留下的”“暂时被解放几天的”。她一边说着一边还会不满地看着我俗气的衣服和脸上残留的、匆忙化的妆。而我已经手拿着朗小姐漂亮的、有点像维多利亚时期书法笔迹的卡片顺着走廊走了，一边放松自己一边还要思考策略。

然后我便不自觉地从后勤区走到了为客人准备的地方。我是通过味道认出来的——我必须抬起头才能将其区分。有些时候我能区分：有的房间闻起来像男士阿玛尼或者拉格斐，又或者像浓郁典雅的宝诗龙。我是通过在“时尚”网站购买的便宜试用装熟悉这些气味的，我知道那些小分装瓶长什么样。还有粉饼、抗皱霜、丝绸、鳄鱼皮，洒了一床的金巴利，给温温柔柔的棕发女孩抽的“随想曲”牌香烟。这就是二层独有的气味，但还不是所有的味道——应该只是第二层独特气味的前调。在我赶去自己储物间的路上，我就会像认出老朋友一样认出它。而在储物间里总会发生——

## 转变

我穿着粉白相间的制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看走廊了。我不寻找气味，铜制的门把手上的倒影不再吸引人，我也不再聆听自己的脚步声。现在面对走廊的视角里，吸引我的是门上编了号的长方形牌子。这八个长方形牌子，每个后面都是一个房间——被滥用的四角空间，每隔几天就会给别人使用。其中四个房间的窗户面朝街道，街上总是站着一个留着络腮胡、穿着苏格兰裙的男人在弹班杜拉琴。我怀疑他不是苏格兰人。他太有激情了。在他旁边放着顶帽子，里面还有一枚吸引同类的硬币。

剩下的四个窗户面朝花园的房间采光就不是很好，总是浸没在阴影中。这八个房间已经全部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尽管我还没有见到它们。我的眼睛能看到的就只有门把手，其中有几个上面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我挺高兴，因为不管是打扰别人还是打扰他们的房间，对我来说都没有好处，我更希望他们不要来打扰我坐拥二层的美梦。有时牌子上会显示“请即打扫”，这个标志让我进入了准备状态。还有第三类信息：无信息。这让我像打了激素一样，有点不安，开启我沉睡到这个时候的客房服务员的智慧。有时，当这样的门后面过于安静，我就必须将耳朵贴上去，仔细听，甚至还会从钥匙孔往里面看。这样总好过拿着一手毛巾突然出现在房间里，撞上慌乱遮住裸体的客人，或者更糟，看见客人深陷难以挣脱的梦，就好像马上要消失一样。

## 衣柜

我们把家搬到这里的时候，买了一个颜色很深的旧衣柜，价格还没有把它从二手商店运回家的运费高。两扇柜门上有植物形状的装饰，第三扇柜门是玻璃的，我们开着租来的车把衣柜运回来的时候，玻璃上折射出整座城市。运输过程中需要用绳子绑住柜子，以防柜门在中途打开。我拿着一圈绳子站在衣柜旁边时，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荒唐。“它会和我们的其他家具很搭。”R先生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抚摸着这个木质衣柜，仿佛抚摸着一头刚被新农场买来的奶牛。

最初，我们决定把这个衣柜放在走廊上，用来隔开我们的卧室和其他空间。我将松节油注射到几乎看不见的孔中，它是可以帮助衣柜抵抗时间腐蚀的可靠“疫苗”。夜里，安放在新位置的衣柜嘎吱作响，垂死的木蛀虫发出悲痛的声音。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收拾新房子——一处旧公寓。我在地板的缝隙中找到一把手柄上刻有某种标志的叉子，木壁板后面是一张旧报纸的残留部分，只能识别出上面的一个词：无产者。为了挂窗帘，R先生把窗户开得很大，房间里充满了矿工管乐队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晚上。衣柜出现在我们梦中的第一晚，我们都未能睡很久，R先生的手不安地在我肚子上摸来摸去，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梦。

# 说君子(40)

对事对人的恭敬具体表现在谦让、谦卑、不争之上，但不可以将这种“礼让”的精神视为是没有勇气、软弱可欺、不思进取。主张人的勇气和进取要来自心性的强大，取决情感的力量，并认为唯有基于心性的强大才是最终的强大。在爱人中、在敬人中实现人与人的相互感应，也就是说，在“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的相互情感的感应与交换中赢得最终的胜利。儒家的价值观是始终拒绝那种生物意义上的人与人的相互争斗，互争高下，更加反对弱肉强食式的一方战胜另一方的争夺方式。这一富有特色的价值观往往是通过“君子”这一形象来得到体现的。荀子说：“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荀子·儒效》），君子隐居也显著，卑微也荣耀，辞让也会胜过别人。这也被理解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无为而无不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与道家都推崇和奉行一个价值观——慈。无论是儒家的“慈爱”还是道家的“慈柔”，都具有强大的力量！“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道德经》67章），此之谓也。以辞让、不争、给予为特征的“慈”，以它去战则攻无不克，以它守则牢不可破。因而，“辞让而胜”构成了儒道两家共同的价值观。中国人相信，只要能够做到笃实恭敬，天下国家自然就会太平。“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大学》），此之谓也。

儒家的“敬而有道”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一切恭敬的行为都应该始终遵循着“制中”原则。《礼记·仲尼燕居》说：“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在孔子看来，貌似敬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是鄙俗；貌似恭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叫谄媚；貌似勇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是逆乱！所谓礼呢，就是要用礼来制约、调节使之适中。也就是说，恭敬是礼的表现，所以它要始终按照礼的精神去实施任何形式的恭敬，否则就会出现如《礼记》所说的“野”（鄙俗）“给”（谄媚）“逆”（逆乱）的情况。而礼的本质即在于规范和约束，礼的功用即在于调节和中节，并最终达到和谐和成功。“礼，节也，故成”（《荀子·大略》），“礼者，殊事合敬者也”（《礼记·乐记》），此之谓也。作为“节文”的礼正是通过调节、中节不同的对象和事宜，从而使恭敬的结果达到文采、美善性的成功。所以，君子不会行没有礼（道理）之事，不会做没有节制之事。“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记·仲尼燕居》），此之谓也。君子正是要在这种恭敬、节制、谦让中去彰显礼的精神的，并最终通过礼去体现仁爱的本质精神。“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此之谓也。

（3）慎敬之敬以及君子之道。与慎敬相背的不敬包括苟且、懒惰、懈怠，即包括一切不戒惧、不畏惧的行为。对人对事有了慎敬之情就不会做出苟且之事。所谓苟且是指那些只顾眼前、急功近利、敷衍了事、得过且过、马马虎虎、随便草率、怯懦软弱等不正当行为，而“不苟”要求的正是不要那样做。荀子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起名就叫《不苟》，并认为君子所为恰恰表现在他们的“不苟”精神。从而也说明儒家对慎敬的重视。荀子说：“君子行不苟难，说不苟察，名不苟使，唯其当之与贵”（《荀子·不苟》），君子做事不以苟且难能为可贵，辩说不以苟且明察为可贵，名声不以苟且流传为可贵，只有以符合正当为可贵。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真正的君子，不会将那些只是为了博取所谓名利而不顾正义的种种行为当作可贵的事情加以肯定。由此可见，儒家所肯定的君子“不苟”的精神是基于心中的慎敬和敬畏。

对于每个人自己的“性命”要慎敬和敬畏；对于每个人自己的“职业”要慎敬和敬畏。孔子之所以将“畏天命”作为“君子有三畏”的首位而提出，正是要唤醒人们对那些神圣存在的敬畏之情。人之所率之性乃“天”之所赋、所命。“畏天命”实际上就是“率性”，就是敬畏、慎敬地对待自己的“身份”“角色”以及所要遵循的种种道德规范。敬畏自己的“职分”，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做好自己。于是“率性敬职”遂成为君子之位、君子之分也。对于这样具有神圣意味的“天下之达道”“天下道”“天下法”“天下则”之“天命之谓性”（《中庸》），作为一名真正的君子是绝对应该遵循而行并不饮慕本分以外的东西。“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此之谓也。君子之所以有此行、有此愿都是基于对“性与职”的慎敬与敬畏！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79)